

蔡竹青·著

魚龍劫

靖康英雄传

魚龍
劫

禁书外传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蔡竹青◆著

鱼龙无劫

——靖康英雄传

Yulong Jie——Jingkang Yingxiong Zhuan

ARAYN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鱼龙劫：靖康英雄传/蔡竹青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396-6191-9

I. ①鱼… II. ①蔡…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4219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欧子布

装帧设计：徐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9.25 字数：380 千字

版次：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蔡竹青和他的家国情怀(代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竹青一同从地方调到省报,分属不同的记者站。后来,又先后回到省城,在不同的部门工作。虽然同事时间很长,不过一直了解不够深入,除了在省报上经常看到他的一些新闻作品及散文外,还不知道他一直热衷于小说创作。只听说他玩扑克特别厉害,别人手中还剩哪些牌,会出什么牌,他都算得一清二楚。听了,会心一笑:竹青真是聪明之人,只是把脑筋用在这方面,有点大材小用。不过一切很正常,人活一世,开心不易,能开心就好,哪怕是自己哄自己玩呢!

忽然有一天,竹青就跑到我办公室来,说写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要我看,如果觉得好,就帮他推荐。于是就看了,一看之下,大吃一惊,真没想到竹青的文字如此绵实、浑重、老练,不仅是文字老辣,小说的情节构思、细节和人物的刻画,都有很高的水准,想象力也相当不错。我看后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凉气——能将小说写得如此风生水起、不露破绽的,省内也算得上高手!竹青真是真人不露相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当即直接电话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岑杰,向他推荐这部不同凡响的小说。岑杰自是一位行家,通篇读完后,决定推出。

小说的内容,我在这里就不复述了——这是一部历史武侠小说,更是一部浪漫和现实交织的好看的小说。读这一本书,好像披览一幅气势恢宏的长卷图,有着惊涛拍岸一泻江海的气势。小说围绕着靖康之变,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朝代更迭、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大军对垒、金戈铁马的战阵厮杀,勾心斗角、忠奸较量的庙堂交锋,诡谲奇异、尔虞我诈的江湖风云。描写了众多江湖儿女在国难当头之际,满怀爱国激情前赴后继同武林败类和异族凶顽英勇搏杀的壮举,夹杂着矢志不渝、荡气回肠的生死爱情。小说中的历史元素较浓,主要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基本遵循历史真实,北宋的徽宗、钦宗、南宋高宗赵构、李纲、宗泽、蔡京、李邦彦以及金国东路军元帅完颜宗望等重要

历史人物，在书中都有栩栩如生的表现。

真正地沉入小说，才知道竹青的文字如此富有魅力，腕力所至，熠熠生风；笔尖所在，一往情深。这一股字里行间的力量甚至可以一直裹挟着读者，随他进入清风明月般的大宋江山。他的文字风格雄浑大气，却又十分冷峻奇崛，文字间激活的，是历史的生趣，以及人生的芳华。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好看的书，有一种荡气回肠的幽幽气韵，如孤冷的寒月，高悬于天宇之中。

一个热爱文字的人，其实是一个热爱生活，有着梦想的人。情怀难抑，意愤难平，于是表之文字，以文字来发散心中的积淤，以至在文字中游走，安放自己无以依托的灵魂。我一直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做不了、不能做、无法做，故只有以文字为寄托，以文字来排遣和救赎。一个人，以灵魂出窍的方式去爱和施与，于文字和社会本身，都不失为一件好事。

出名应趁早。这是以世俗的成功，以及对于自己和家人的告慰而言。等到迟了，出名就成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欢喜之中有尴尬，尴尬之中又有荒谬，不过终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以文字和书籍来安放一个人躁动的灵魂，虽然无可奈何，却有一丝惬意。竹青兄和我一样，年龄虽渐长，终究是布衣青衫，骨子里面，还是一腔热血的书生梦。对于孜孜不倦的蔡竹青来说，武侠只是外相，历史才是心魔。以外相的小说写作，去缚住历史和内心的苍龙，两厢情愿，终究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

愿每一个人从这部《鱼龙劫》的结尾处抬起头来，重新认识这个叫蔡竹青的人，他曾经是名记者，也曾经是个文学爱好者。在这本好看的历史武侠小说里，散落着他的家国情怀。

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赵焰 二〇一七年六月于合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冰雪夜	强寇袭	咯血雁门	001
第二章	遭奸陷	行侠义	风雨江湖	018
第三章	肝胆照	搏群顽	雏凤新声	050
第四章	巧装扮	闯相府	毒鸩逞凶	075
第五章	斗宵小	扬正气	笑泯恩怨	101
第六章	魈魃狂	风波恶	误中剧毒	132
第七章	山重重	水远远	楚天无涯	159
第八章	狼子心	计中计	神功初成	183
第九章	闯京都	闹蓬莱	盘弓渤海	219
第十章	梦无据	断归途	机关算尽	249
第十一章	胡马鸣	羌笛怨	为我嫁衣	288
第十二章	祝融怒	寇酋服	三军辟易	339
第十三章	飞鸣镝	烛影摇	长夜开眼	384
第十四章	靖康耻	家国恨	泥马渡河	416
尾 声				459

第一章 冰雪夜 强寇袭 咯血雁门

一

北宋宣和二年，腊月上旬，雁门关。

这是一个粉妆玉琢的世界，也是一个万籁俱寂的世界。纷纷扬扬下了四夜三天的大雪终于停了，银装素裹的远山、近树、城墙、房屋，只留下一片片模糊的轮廓。

子丑交接时分，寒风凛冽，但关上那面白底黑字的“刘”字旗帜，因为凝结了厚厚一层冰雪，却在风中一动不动地低垂着。关内镇上，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吹灯熄烛，人们都蜷缩在热炕上被窝里，享受着冬夜难得的温暖。其时，宋朝与辽国虽然早已签订了“澶渊之盟”，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但是辽人贪婪之性未变，散居在边境的部落和小股辽兵常常窜进关内“打草谷”，掳掠人口，抢夺钱帛。而作为大宋据北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屏障——雁门关更是首当其冲，经受了辽兵近百次的攻击，但始终固如磐石，岿然不动。这不仅因为雁门关地势险要，两边是高耸入云的山峰，三丈多高的城墙攀缘在陡峭的悬崖之上，一道雄关虎踞在山口，挡住了从塞北大漠上吹来的狂风寒流，连雀鸦也难逾越；更因为雁门关的宋军守将刘大铖文韬武略，智勇兼备，守关八年，带领边关军兵，打退了辽兵一次次进攻，使得边境百姓不受契丹铁骑的蹂躏。

关门一侧，城墙上方的瞭望亭里，四名负责守望的军士合裹着一张薄薄的毛毡，挤成一堆呼呼酣睡。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季节，连狗儿猫儿们都躲进了窝里缩成一团。雪天马行不利，辽兵自然不会踏着没膝深的大雪前来攻关。然而就在此时，城墙箭垛的外沿上突然悄无声息地探出了一颗人头，那人头上光溜溜的没有一根毛发，却热腾腾地冒着水汽，脸上生着一双特长的倒八字眉，从额头直拖到两颊，乍看上去很是可笑，但细细一瞅却显

得阴沉而可怕。那人探出头后，飞快地向四周梭巡了一遍，然后拔身而起，如一片柳絮般轻轻地落在城墙上，再一闪身便进了瞭望亭，弯下腰飞快地在四名沉睡中的军士身上各按了一掌，那四名军士如同打寒战似的抖了抖，一声未吭，就在睡梦中一命呜呼。

紧接着，那人腾身来到城墙边，轻轻拍了两下手，墙下顿时“唆唆唆”，一连蹿上来三个人，前面一人个子奇高，瘦得如同一根竹竿，一袭斜襟麻布长袍松垮垮地裹在身上，好似风也能吹得倒，但一柄足有六十斤重的独腿铜人提在手里却轻若无物；第二位是个肥肥胖胖的女子，面盆似的脸上咧着一张大嘴，一双绿豆似的小眼竭力大瞪着，可又在寒风的吹袭下不住地眨巴着；最后一位倒生得有模有样、白白净净，温文尔雅得如同饱读经文的书生。三人上了城墙后聚到那人的身边，低声商量了几句，立即分成两路向关内城下摸去。

雁门关又名西陉关，与宁武关、偏头关合称为长城上的“外三关”，向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称。这里既是中土与辽国的地理分界线，也是东西两地的气候分水岭，关内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关外大漠古道、黄沙千里。雄关依山傍险而建，高踞于勾注山脊之上，东西两翼山峦起伏，若走龙蛇，山脊长城，其势蜿蜒。唐人李贺曾有《雁门太守行》一诗赞道：“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写尽了雄关要塞的苍凉悲壮气势。早在西汉时期，常有商贾携棉麻织物和陶器等货物由此出关，穿越大漠草原和重重山岭，卖往西北边的苦寒之地，换取了皮张、金砂等再回到中原贸易，沿途虽多有凶险苦难，但一往一返盈利颇丰，故而多年间商旅往来不绝，渐渐趟出了一条南北经商要道。由于雁门关是往来必经之路，商人们无论出关入关，来到这里都要歇上一两宿，喝两盅江南的竹叶青，啃两口塞外的手抓羊肉，然后再各奔前程。久而久之，雁门关也逐渐繁华起来，成了中原通往西北要道上的一个重镇。关下依城门向南建起了一条长约三里的街道，中间一色的麻石路面，两旁是青砖瓦顶的两层小楼，楼檐上挑着形形色色的旗幡，卖茶的、量布的各种吆喝声不绝于耳。最多的则是酒楼饭店，十来步就是一家，还有两家赌场、三家妓院。由于多年来辽兵骚扰不休，盗匪猖獗，致使北行路上商旅绝迹，镇上许多居民为了躲避战祸而投奔他乡，雁门关也显得冷清起来。

更夫王二最讨厌这冬雪天气，冻得人缩手缩脚，流一点鼻涕也会结成冰挂在脸上。王二为人忠厚老实，一向尽忠职守，无论寒暑阴晴，从未缺过更。镇上值更的只有他和李四二人，李四前天岳丈过世，回乡下奔丧去了，他只得一个人出更，虽说有点孤寂，但熟人熟地，又是守惯了夜的，倒也不觉得什么。

这日夜里巡完三更，王二回到屋里，在火炉上烤了一会儿手脚，看了看沙漏，重新戴好棉帽，裹紧大衣，将灯笼的竹竿斜插在腰间的带子上，拿着梆子又出了门。街面上雪很厚，一脚下去就是一个尺多深的坑，王二艰难地挪着脚步，一边使劲敲着梆子，一边吆喝着更号。雁门关的更号是先人传下来的，依时辰内容各有不同，一更为“关好门窗，小心火烛”，二更为“妻贤子孝，家庭和睦”，三更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四更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更为“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都是吉祥勉励之词，人们如果未记住梆子数，听了更号也知道是什么时辰。此时刚入四更，王二口中唱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心中却想，这场大雪下得好，害虫怕都冻死光了，看来明年风调雨顺大有可能，只是战乱年间，国泰民安是说不上了。

巡完整条街，约莫半个时辰，王二来到了街北尽头的一幢大宅院前，这宅院紧靠关城，独据一隅，占地十亩开外，都是砖瓦平房，外面围着一丈多高的石墙。这是代州刺史、雁门关都总管刘大铖将军的官邸，镇上人习惯上称之为将府。刘将军就是在这里调兵遣将，指挥官兵打退进犯的辽兵的。平时，这里戒备森严，寻常人等不敢近前，现在虽是风雪冬夜，门外的卫兵早已撤了，府门紧闭着，但门前的两尊青石狮子披上了一身银色盔甲，仍然透着一股逼人的威严之气。寒夜尿多，王二忽然感到内急，四下瞄瞄，便转到屋角拉开棉裤裤腰，正要方便时，忽觉得眼前一花，好像有一条人影鬼魅般地从身边闪过，他急忙转头，却什么也没看到，但那一阵风卷起的雪片仍然在飞舞着。王二揉揉眼睛，又摸摸脑袋，突然心中一阵惊悸，赶紧掉转头向街南边走去。

二

此时，将府里静悄悄的，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唯有前排议军堂东边的一间厢房里还亮着灯。这是雁门关守将刘大铖的书房，刘大铖刚刚写好给

太原府经略安抚使贾曲皓的呈折，在后面签上画押，扔下笔，长长地吁了口气，但那股忧郁愤慨之情依然充塞于胸，难以消解。

刘大铖想起了今天下午发生的一件事。傍晚时分，他照例巡哨，来到关门城楼上，忽见关外的雪地上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蠕动，忙命令几名军士出关前去查看，发现竟是一名身受重伤的辽兵。此时大雪盈尺，哪来的辽国伤兵？士兵们将那辽兵抬回关内，刘大铖亲自上前询问，不料那辽兵一开口，说的竟是十分地道的中原平州方言，得知刘大铖的身份后，请他屏退左右，然后自我介绍说，他是宋朝内府六品侍卫，名叫空空儿。前年，空空儿受朝中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纲之命，潜入金国做卧底密探。半个多月前，他与同伴从金国国相佑宁王完颜撒改的府中，窃得一份十分重要的金国朝廷议事密札，上面记录着有关宋国命运的惊天大阴谋！

唐朝末年，北方契丹迭刺部族首领阿保机因大败唐朝河北节度使刘仁恭而声名大噪，被推举为八部大人。不久，阿保机设计杀死了其余七部的首领，从而一统契丹。阿保机野心很大，穷兵黩武，日夜觊觎着中原的锦绣江山。其后几任辽主均承继了阿保机的遗愿，一心南侵，企图入主中原。至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式建立大辽帝国后，后唐末帝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之间发生了帝位之争，石敬瑭欲借辽国之势，心甘情愿地做了辽国的儿皇帝，并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燕云十六州地处河北北部及山西西北，虽然面积不大，战略位置却极为重要。辽据此地，可以居高临下，随时铁骑南下，策马中原；宋失此地，则门户大开，中原难安。所以北宋立国后曾数次兴兵北伐，欲收回燕云失地，却均告失败，大损国力。

到了仁宗年间，情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辽国因国内皇位之争，加之国君治国无方而国力锐减，从而给了东北方早存叛辽之心的女真部族以可乘之机，部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领族中勇士，在宁江州和出河店两次大败辽兵。1115年，完颜阿骨打以大金为号建起金国，并立刻发动了对辽国的战争，先后攻下辽国多处府县。然而，金国在对辽战争中虽然占尽优势，但想要一举灭辽却感到力不从心，不料此时，宋朝正好派来使臣，请求与金联盟，两国共同出兵伐辽。这真是打瞌睡，就有人送来了枕头，金太祖阿骨打与丞相完颜撒改等人商议后立刻接受了宋国的请求，同时，又密谋议定了一个“驱虎吞狼、一石二鸟”的连环计，计谋分两步实施，第一步是联宋灭辽，借宋辽战争消耗宋国的力量。第二步是乘势灭宋，入主中原。

空空儿窃得的密札，便是此次金廷密谋的记录。完颜撒改发现密札被窃后，立刻进行追查，很快查到了他们的行踪，派出数十名王府侍卫和金廷赤葵堂中的武功高手日夜追杀。空空儿与同伴先是化装成金兵，混入金国军队中，趁与辽军开战时辗转逃到了辽国，再化装成辽兵逃往宋辽边境。但赤葵堂的高手十分善于追踪，竟也追进了辽国，空空儿的三名同伴逐一被杀，他自己也身负重伤，终于逃到了雁门关。

刘大铖听后大吃一惊，他有一位同乡现任兵部左武郎，前不久在来信中曾提及，去岁年中时，朝廷中多次议及，要与金国结成联盟，一同兴兵伐辽，众大臣意见不一，争论甚烈，当今圣上徽宗皇帝一开始不愿轻启战端，正在犹豫之间，把持朝纲的太师蔡京和兵部尚书童贯等人却一力怂恿，多番劝说，请求圣上同意联金伐辽，借机收回燕云十六州，如今圣上已有应允之意。而照此密札看来，金国竟用宋金联盟设计了一个绝大阴谋，宋朝一旦中计，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刘大铖想到，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必须尽快上报朝廷。他马上叫人将空空儿抬到将府，一边安排军中大夫给空空儿疗伤，一边招来营中几名心腹副将细细商量。众人一直议到天黑，决定派军中武功最高的翊卫郎叶天明日一早护送密札到太原，同时给太原经略安抚使贾曲皓带去一封十万火急的呈折，请求他尽快将密札送往东京，上报朝廷，阻止宋金联盟合约的签订。想到天寒地冻，守关的军士们缺衣少粮，刘大铖还在呈折中要求太原府将所欠的粮饷尽快补齐，并火速拨发一千套棉衣。

刘大铖思忖再三，见事无遗漏，方安下心来，在案上铺开了一张净皮宣纸，提起狼毫毛笔挥笔疾书——“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不消片刻，一首唐人岑参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便一气呵成，跃然纸上。他虽栖身行伍，但文武兼修，尤其钟爱书法，每有闲时总要写上几笔，一手右军体已深得神韵。写完后，又轻声吟诵了一遍，顿时觉得烦恼尽去，胸中油然生起了一股豪迈之气。放下笔，听到院外传来了梆声，竟然已是四更，他忽然想起后院的夫人和娇儿，心中不由得一阵愧疚。五日前，夫人携着小儿刘玮从老家皖中琅琊赶来，刘大铖却因军务缠身，每晚都要到半夜才能回屋，抽不出片刻时间来陪她叙家常。今天是玮几十岁的生日，他本来答应下午早点回屋，和家人团聚，共贺娇儿诞辰，孰料因军中议事，竟将这事忘到了爪哇国里。刘大铖年逾四旬，却只有这一个孩子，但十年间聚少离多，细细想来，与夫人孩儿相聚的次数竟不到两手之数。听夫人

说，玮儿十分聪明睿智，文武之艺一点即透，却也甚是顽皮，随着年龄渐大，越来越不听管教了。而夫人虽然贤淑，却过于温良，对孩子的教养已有力不从心之感。刘大铖是戍边武官，按大宋律法不得携家眷常住军营，何况他长年驻守边关，也不愿让妻儿与自己同历战乱凶危，但孩子已是少年，教育方面容不得放任，须得周密考虑，不论将来从文还是习武，都得早早定了下来。想到这里，他俯身吹熄蜡烛，推开门走出屋去。

三

议军堂与后宅之间有一个宽敞的庭院，然后是两排厢房，构成一个不大的天井。刘大铖步入前庭，庭内左侧花圃中的两株腊梅正在开放，枝头上缀满了小小的花朵，清香袭人。他深吸一口气，只觉神清气爽，但立时觉得有点不对头，这香味似乎过于浓烈了一些。他又嗅了一下，心中猛地一惊——这是金国赤葵堂消功散的气味！连忙屏住呼吸，将真气在周身迅速游走一遍，果然，真气虽在经脉中行走无碍，但却无法纳入丹田，而且膻中、乳脐等穴渐有麻木之感。

不好，有强敌潜入府中！刘大铖立时想到住在后院的大内侍卫空空儿和那份密札，很显然，敌人是冲着他们来的。他稳住神，运足真气朝着花圃朗笑一声，高声喝道：“出来吧，鬼鬼祟祟的算什么好汉！”喝声刚止，忽而一阵风起，两条人影从梅树后掠出，向他直扑过来。

刘大铖退后一步，左掌右拳护在身前。他知道自己已中了毒，功力受损，不宜硬拼，只有拖住敌人，惊醒后院的叶天和侍卫才有胜算。眨眼间，刘大铖已和来敌交上了手。那两人一个是书生模样，手中一根黑黝黝的戒尺，使出来却是灵蛇剑法，吞吞吐吐，专攻人身各大要穴；另一个却是个肥胖的女子，徒手使掌，掌风中夹着一股腥气。

刘大铖猛然想起，这是金廷赤葵堂中的人物——“不坏书生”卫不坏和“江婆”司菊花。卫不坏原是鲁东崂山派掌门的师弟，因与外人勾结篡夺掌门之位的图谋败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盗走了派里的灵蛇剑谱后逃往北疆。那司菊花不知师门出身，容貌虽丑却十分淫荡，江湖上的名声十分不堪，在中原混不下去，也于几年前投到金国。二人逃到北疆后被金国赤葵堂收容，与另两名叛逃到金国的中原武林败类合称为“赤葵四煞”。今夜他们

定是循着空空儿的踪迹而来，这两人来了，另两人也一定就在附近，很可能已经攻到后院去了。想到这里，刘大铖心里急了起来，闪身躲过司菊花的一记“毒蟒噬心”，右拳横击，荡开卫不坏的戒尺，跟着身随掌起，左掌斜击在卫不坏的右肩上。刘大铖出身皖中铁掌门，自幼学武，虽从伍多年但始终坚持练功不辍，尤其是一双铁掌，几可碎金裂石，无坚不摧。若在平时，这两人并非他的对手，单这一掌便可让卫不坏筋断骨裂，可惜他中毒在先，功力已消退大半，但也打得卫不坏直跌出一丈开外。

卫不坏在地上滚了几下，爬起身来，右臂已不能动弹。他将戒尺换到左手，对司菊花嚷道：“肥婆子，点子扎手，别和他硬碰。”二人重新上前，围着刘大铖斗了起来，但是攻少守多，只是不让他冲进后院。

这时，后院里也传来了打斗和呵斥声，紧接着传来一声惨叫，刘大铖听出，这是府中一名侍卫的声音，显然已遭毒手。他心急如焚，但被司、卫二人紧紧缠着无法脱身，而且感到自己的功力越来越弱。三人又斗了几招，刘大铖忽然退后两步，司菊花和卫不坏也住了手，戒备地盯着他。却见刘大铖缓缓地将双手提至胸前，猛地一搓，前阴后阳，发掌打来。司、卫二人大吃一惊，急忙躲闪，不料，刘大铖腾身而起，一个旱地拔葱飞上了屋檐，再一腾挪，竟从屋脊上跳进了后院。

后院里的景况惨不忍睹，地下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多具尸首，有的还在抽搐着，浓浓的血腥味熏人欲呕。刘大铖扫了一眼，看出那都是府中的侍卫和家人，这些人跟随他征战多年，今夜却死于非命。他强压悲愤，向院子东角落看去。那里有三人正在酣斗。一个是翊卫郎叶天，身后的墙角里有一个身上裹着棉被的孩子，正是他的独生爱子玮儿，不知是天生胆大还是不谙世事，玮儿靠墙站着，不哭不闹，一双乌黑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叶天的对手有两个人，一个矮个光头，双掌上下翻飞，隐隐有雷鸣之音；另一个高高瘦瘦，手中一柄沉重的独腿铜人，一下下地砸下来，正是“赤葵四煞”中的另外两人——“白日黑心”邓圭和“顶天立地”章子侯。叶天身上已多处挂彩，因仓促间未拿兵器，但仍苦苦支撑着，拼命保护着身后的玮儿，不肯后退半步，可情势已十分危急。

刘大铖大喝一声，扑了过去。若论武功，刘大铖比邓圭和章子侯都要略高一筹，叶天虽然稍逊，但金刚指法已练至六成火候，而且轻功甚佳，身形飘忽灵动，一对一也可接下对方百十招。但此时刘大铖身中剧毒，毒气已侵入

脏腑，十成功力仅能使出四成，而叶天以一敌二，酣战多时，已成强弩之末。刘大铖心里明白，这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何况对方还有两名高手即刻就要赶到。

见到刘大铖，叶天精神一振，奋力点出两指，悲愤地对着刘大铖叫道：“末将保护不力，罪无可逭，嫂夫人……被……被他们杀害了！”

刘大铖心中一痛，他和夫人成亲十余载，但因他长期驻守边关，夫妻相聚的时日加起来也不到两年。此次，夫人携幼子千里迢迢赶来探亲，一家三口尚无暇相亲相爱，她却惨死在自己的身边。但此时不是悲痛的时候，刘大铖将全身的功力凝聚在双掌上，一招“排山倒海”打了出去，将邓圭和章子侯逼出丈外，对叶天道：“空侍卫呢？”

“也死了，府中人都被他们杀死了，将军迟来片刻，小公子也危险了！”

我来了也无济于事啊，刘大铖心中暗叹。这时，前庭的司菊花和卫不坏也赶来加入了战团。忽然，邓圭一摆手，“四煞”全都退后一步，停止了进攻。

“刘将军，我们素来仰慕将军威名，今日上命在身，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还请将军谅解。”邓圭“嘿嘿”笑了两声道：“明人不做暗事，我们此来所谋，将军必已心知肚明，只要你把那件物事交出来，我们立马拍拍屁股走人，好不好？”

“恶贼，杀了这么多人还花言巧语，偿命来！”叶天怒喝道，一耸身便要冲上去，却被刘大铖伸手止住。刘大铖侧过脸去，向叶天问道：“那件东西呢？”说话间，他用手在叶天的臂上轻轻一触，叶天立刻心领神会，答道：“在空侍卫那儿。”

邓圭使了个眼色，章子侯与卫不坏立刻转身朝东边的一间厢房走去，那里正是空空儿住的房子，看来“四煞”早已探明了将府里的情况。

章、卫二人甫一离去，刘大铖伸手从怀中摸出一物递到叶天手中。叶天一看，是一柄长不盈尺的短匕，不由得吃了一惊。他知道，这柄短匕是刘将军的祖传之物，用寒铁打就，锋利异常，将军十分喜爱，从不离身。他刚要开口，却被刘大铖喝止住。

“不得恋战，速去太原！”刘大铖低声说了句，然后深深地看了儿子一眼，突然双臂一扬，左掌横拍“怒龙锁江”，右掌一招“泰山压顶”猛地向邓圭和司菊花打了过去。这两掌都是拼命的招式，掌上聚集了他苦练多年的铁掌功，发掌之际，掌风卷起地下的积雪呼啸着向前涌去。邓、司二人吃了一惊，邓

圭双掌右上左下，互叠阴阳，架开了刘大铖的右掌，但仓促间聚功不足，被震得胸中气血翻涌，踉踉跄跄连退数步，险些坐倒在地。司菊花却不敢硬接，一招“巧折杨柳”闪身跳开，却因身体肥胖，被刘大铖指尖扫中左边的软肋，疼得“啊呀”一声跳出老远。

刘大铖打出这两掌，已耗去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大半内力，但他面上不露半分神色，一边扬着双掌摆出进攻的架势，一边高声对叶天叫道：“还不快走！”

叶天略一迟疑，弯腰抱起孩子，对着刘大铖深深鞠了一躬，说了声：“将军保重，末将走了。”腾身跳出院墙。

眼睁睁地看着叶天的身影消失在院墙上，邓圭和司菊花心中焦急却无计可施，一则刘大铖挡在面前，蓄势待发，其武功高强出乎意料；二则两人刚刚接了刘大铖一掌，功力受损，未及调济，司菊花还受了不轻的伤。邓圭几次要追上去，都被刘大铖拦了下来，三个人都不愿硬拼，一时间僵持不下，形成了不进难退的局面。

片刻后，章子侯和卫不坏急匆匆地从东厢房赶了过来。卫不坏气急败坏地嚷道：“他说谎，东西不在空空儿身上。”到了跟前，看到叶天和孩子不见了，两人一怔，卫不坏正要开口，邓圭阴沉着脸道：“老卫、司婆子拦住他，老章和我去追。”

在“四煞”中，邓圭武功最高，而且为人诡计多端，其余三人一向唯他马首是瞻。他与章子侯同为川人，师门间甚有渊源，两人很早就认识，因脾性相近，臭味相投，结伴同游江湖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被武林中好几家帮会追杀，不得已逃到北疆。他见刘大铖武功高强，却不知他中毒已深，实是外强中干，而且金廷密札也一定在叶天的身上，因此让章子侯与自己一同去追赶叶天，却把一个烫手山芋丢给卫不坏和司菊花。

邓圭和章子侯逾墙而出，刘大铖已无力阻挡，只觉得胸腹间如同有一团火在燃烧，视觉迷糊，天旋地转，眼前的景物叠成一堆，波浪般地向他压了过来。

邓、章二人一走，司菊花和卫不坏心里发了虚，先前与刘大铖几番交手，两人都受了伤，知道对方武功高强，连邓圭都不愿与他交手，找借口躲开。卫不坏向司菊花使了个眼色，意欲一同开溜。这时，却见刘大铖身体晃了晃，司菊花大喜，忙叫道：“甭慌，他毒发了，并肩子上。”

卫不坏挺起戒尺刺向刘大钺的丹田，而司菊花却从腰中解下一根蛟筋长鞭，“呼”的一声打了过来，使得正是崂山派的毒龙鞭法。

刘大钺一边强运真气压住剧毒，一边挥着双掌护住周身要害，渐感力不从心，卫不坏的戒尺刺来时，只来得及侧了侧身子，被戒尺刺在右臂上，同时，左肩一阵疼痛，也中了司菊花一鞭。他踉跄退后几步，靠在院墙上。司、卫二人一见，攻势更加凶猛，戒尺和软鞭纷纷打来。却见刘大钺忽地挺起身体，全然不顾攻向要害处的兵器，扑至二人身前，双掌迅若奔雷，分向二人头上砸下。这一下疾如闪电，司、卫二人根本来不及收招躲闪，眼见得已是同归于尽的局面，旁边忽然鬼魅般地闪出一条人影，伸手一弹，刘大钺腋下池中穴一麻，双掌虽然依旧打了出去，但是已无半分力道。几乎同时，司、卫二人的兵器分别击中了他的胸腹处，“砰”的一声将他击飞丈外，撞在院墙上，又软软地滑坐在地上。

司菊花和卫不坏死里逃生，一时间吓得魂飞魄散，愣怔了半晌，才看清面前站着一人，瘦高的个子，一身竹布长衫，头上蒙着黑布面罩。

“多谢救命之恩，不敢请教高姓大名……”司菊花首先回过神来道。

“休得多问！”那人冷冷地打断了司菊花的话，声音尖利刺耳，“你们速速追上去，与邓圭、章子侯会合，无论如何都要追回那件物事。”说着掌中亮出一面小小的长方形紫金牌。司、卫二人一见，大惊失色，刚要开口说话，那人一挥手，一股劲风扑面而来，把两人的话硬生生逼回了胸腔中。

司菊花和卫不坏对视一眼，同时向蒙面人拱了拱手，转身双双跳出墙去。

蒙面人回过头来，只见刘大钺倚墙坐在雪地上，双目怒睁，口鼻流血，已然气绝身亡。一代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却不明不白地殒命于斯，实是死不瞑目。

蒙面人轻轻拔身而起，竟然脚不沾瓦从后屋顶飞了出去，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片刻后，院中忽然又出现了一人，那人头戴遮阳斗笠，三缕乌黑的过颈长须，年龄在六旬上下。看到院中的情景，那人跌脚叹道：“哎呀，来迟了一步！”他走到东院墙下刘大钺的尸身前，看了看尸体上的伤痕，又道，“瓦罐不离井上碎，将军终在阵中亡，每朝每代都少不了忠肝义胆之人！”弯腰扶起尸体细细检视了一番，然后伸手在腋下一按，翻过掌来，掌心上赫然吸附着一

粒黄豆大的金砂。

“是他？”那人的面上露出恍然之色，但立刻皱起眉头，自语道，“出了何等大事？这头恶鹰居然也来了，这倒要好好探查探查。”

这时，院外传来嘈杂的喧嚷声，前院的大门被擂得山响，军营中的士兵们终于被惊动了，持着兵器赶过来。那人轻轻放下刘大钺的尸身，轻叹一声：“精忠报国，却难得善终。唉，又是一段冤情！但善恶到头终有报，你安心去吧，会有人为你报仇的。”说完飘然而起，如来时一般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原先站立的雪地上也不见丝毫痕迹。

四

从云贵高原上奔流而下的汾河一泻千里，终于被太行山挡住去路，向南一折，汇入了黄河。在汾河的拐弯处，高峻的太行山脉如同一条逶迤长带，太原府坐落在山脚下，如同长带上的一结。这里虽然离北疆稍远，少见战事，但承接东西，兼挂南北，距离北宋的京都汴梁只有千里之遥，因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向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北宋在此设立了经略府，用以统领北疆抵御西夏和辽国的军务，近年来，又兼负监视金国动向。

这几日，太原城里到处透着喜气，各家府衙和商铺的大门上都挂着大红灯笼，鞭炮声此起彼伏，因为太原经略安抚使贾曲皓新纳了第五房小妾。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贾曲皓权倾一方，炙手可热，对统辖下的各级官吏一言可定生死，因此经略大喜，各级官员自然不会放过机会，纷纷巴结献媚，有的花重金托人到内地购来珍宝古玩作贺礼，甚至命令城中的大户和商家都要张灯结彩，摆出万民同庆的样子，以讨取贾曲皓的欢心。

经略府坐落在太原城东的山坡上，高大巍峨，气势森严。这天掌灯时分，府中的二管家王贵领着两名账房先生用过晚饭，正在前厅的偏房里清点登记当天收到的贺金彩礼，以备稍晚时去向经略大人汇报，忽然有人敲门。

“是谁呀？这个时候送礼也太晚了点吧？”王贵一边嘀咕着一边前去开门，他刚拉开腰门上的铁闩，就见一人顺着门扉跌了进来。王贵吃了一惊，忙闪到一旁，定神一看，见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穿边军军服，衣服上沾满了黑色的血迹，似是受伤不轻，身后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请禀……禀报大帅，雁门关翊卫郎叶天有要事求见。”那人在地上挣了